



每月第一個星期三出版
加拿大號角網頁
www.heraldmonthly.ca



九月份《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的一篇新聞報道，再次燃起了加拿大青少年變性的爭論。一名安省小學女生感到「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學校讓孩子在未經監護人同意或知情的處境下於學校轉變性別身份，事件再次令人擔憂青少年自行決定變性的風險。根據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庫The Aristotle Foundation for Public Policy一項在2024年的研究顯示，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加拿大在青少年變性(法律和醫療)政策上，屬於最寬鬆的國家之一。今期《號角》訪問了一名兒子要變性的母親，媽媽愛兒子，兒子愛媽媽，但在性別抉擇上意見不同，以後的路怎樣走下去？

撰文及策劃：陳筱苓

10歲在校轉變性別

根據《國家郵報》報道，2021年當時不足10歲的Julie(假名)，在安省約克區天主教教育局就讀小學，於疫情間安裝了TikTok，每天花幾小時上網，並「發現了LGBTQ+社群」，她後來在一篇個人文章中指跨性別活躍分子上載的影片，令當時因疫情留在家中的她，開始思考自己的性取向，然後懷疑個人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Julie於2021年5年級開學時，私下認定自己是「非二元性別」(non-binary)；2022年初，她在班上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在約克區天主教教育局一位老師的幫助下，她的父母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她在課堂上使用「他們」(they/them)的代名詞，以及一個男性化的新名字。直至2022年6月，父母才知道Julie在學校裡默默進行的事，當他們提出反對以及要求參與商討有關女兒的事時，校方致電保護兒童會(Children's Aid Society, CAS)介入調查這個家庭。

Julie形容自己一向有點「男性化」(tomboy)，喜歡運動，也有男孩朋友，但之前從未經歷過性別不安。她表示「自己喜歡穿裙子，並且對做女孩感到自在。」不過，她稱自己10歲時已進入青春期，比同齡的人要早，又表示「我在那時沒有太多朋友，還給班上的人欺凌，自然而然，很想加入一個愛我的群體。」而身體上的不適又與幾名同學的跨性別認同特徵吻合，這就引發了Julie的性別不安。

Julie的媽媽Christina(假名)表示，當時她並不知道女兒學校所屬的教育局，允許兒童在沒有監護人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進行變性的「社會過渡」(social transition)。當女兒剪去長髮和自稱不再「感到自己是個女孩」時，才知道她正在變性過渡中，父母最終和學校領導層開會，學校也承諾停止使用「他們」的代名詞，只會使用Julie的法定名稱；然而，Christina指學校最終沒有實現他們的承諾。

11歲考慮變性手術

2022年的暑假，Julie的身體不適加劇。在2022年9月，6年級剛開始時，她首次認定自己是一個跨性別男孩，她使用男性的名字，並開始對睪丸素治療和接受雙乳切除手術產生興趣，Christina稱對Julie知道這麼多變性知識感到震驚；Julie也開始經常戴上胸束，皮膚因此出現瘀傷，父母和她爭吵，以至Julie後來離家出走，繼而因意圖自殘而入院留醫。

Julie後來回憶這段時間她所接觸的醫護人員，向她提供各種各樣的「性別確認」(gender-affirming)建議，家庭醫生告訴當時11歲的她「胸束很安全」，又問她是否對「青春期中斷劑」(puberty blockers)有興趣；一位精神科醫生警告她的父母，如果他們不確認

她的變性身份，她可能會自殺。Julie稱當時的自己在這個年紀，根本不明白這些醫學干預所帶來的高風險，包括危害性命的副作用以及永久不育。

2022年10月，父母繼續要求學校老師使用Julie的法定姓名；2023年1月，學校回覆認為繼續使用法定姓名對Julie造成「創傷」。在整個6年級期間，Julie不斷離家出走、自殘和入院；Christina形容這是地獄時刻，父母要照顧女兒，進出醫院，跟學校周旋，還要應付保護兒童會的突擊家訪，Christina為此不得不辭去工作。

12歲重新自認女性

7年級時，Julie轉到了另一所學校，就在2023年11月，爸爸買了施里爾(Abigail Shrier)所撰寫的《不可逆轉的傷害》(Irreversible Damage)，這成為了Julie生命的轉捩點，這本書認為許多年輕女孩因社會傳播效應，而經歷了「速發型性別不安」(rapid onset gender dysphoria)，最終Julie在父親推薦下也讀了這本書，她稱由此明白自己正走錯路，而之前是被網上影片「洗腦」。

Julie很快便放棄了她的胸束，重新再認定自己的女性身份；當性別危機過去後，Julie開始處理自己自2022年出現的潛在心理健康問題，她仍然有自殘行為，但這一次心理健康治療師經評估後，指她的徵狀屬於邊緣人格障礙、暴食症，以及因身體形象問題而產生的焦慮。

有關Julie的問題，安省教育廳長、約克區天主教教育局和CAS都拒絕評論。2024年9月，Julie開學升上8年級後轉到另一所新學校，她說直至今年4月，自殺的念頭一直纏繞她，但整個人在暑假後有很大改進。暑假期間，Julie取得了潛水證書、重新添購了女孩的衣服，並在基督徒夏令營中結交了許多朋友。Julie說自己很享受這一刻，「我終於對自己現在的性別身份感到平安。」

父不能干預兒決定

Julie終於重新確認自己的女性身份，但2020年卑詩省的一個家庭卻因為意見分歧而鬧上法庭。根據《環球新聞》(Global News)報道，一名父親在得知孩子(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正在接受荷爾蒙療法以轉變為男孩後，向法院提起訴訟。這個當時15歲的男孩稱，從11歲起就認定自己是一個男孩，並從13歲開始探索變性過渡治療；男孩的父親在得知兒子的意圖後，於2018年首次向法院提出訴訟，認為如果沒有他的同意或准許，不應提供任何治療。

卑詩省高等法院在初審的判決中站在男孩一邊，稱他不需要父親的同意。父親還收到了一項禁令，警告任何試圖強迫兒子放棄治療的行為都是一種家庭暴力。隨後卑詩省上訴法院亦表示，雖然父親有權堅持自己的信念，但他不能干涉兒子的決定，並表示這個男孩已經足夠成熟，可以獨自尋求過渡治療。法官對父親的建議是「與男孩的醫療團隊進行交流，並聽取兒子的意見。」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認識法定性別用詞

根據聯邦政府公共衛生部的資料，在加拿大法律政策上這些性別用詞有如此意義：

Cisgender (順性別)

認同自己出生時被指定性別的人。

Detransitioning (去性別轉換)

停止或逆轉社會或醫療性別過渡。並非所有去性別轉換的人，都會回到其出生時的指定性別；相反，有些人可能認同為「性別多元」(gender-diverse)或「非二元性別」。

Gender (性別)

性別是指社會建構的角色、行為、表達和認同，包括女孩、女性、男孩、男性及性別多元者。性別影響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他們的行為和互動方式。

Gender-affirming care (性別確認護理)

確認個人性別認同的社會、心理和健康支援及照顧。

Gender dysphoria (性別不安)

當一個人的自我認同性別，與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

存在差異時，可能會產生性別不安，這種壓力可能表現出抑鬱和焦慮，以及自我傷害和增加自殺風險。

Gender expression (性別表達)

性別表達是指一個人通過身體語言、名字和代名詞、穿著、髮型、語言來表達其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 (性別認同)

這是一個人對自己性別的看法和感覺，是一個人公開或私下認定自己性別的方式。個人的性別認同可能與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相同，也可能不同。性別認同並非靜態，且不局限於二元分類(如女或男)，而是以連續的形式(continuum)存在，並且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Non-binary (非二元性別)

人們用來描述男女二元分類以外的性別。

Sex (性)

一組在人類和動物中存在的生物屬性，主要與身體



和生理特徵相關，通常被分類為女性或男性。

Trans or transgender person (變性人或跨性別者)

不認同或部分不認同出生時被賦予性別的人，這個詞通常用來代表廣泛的性別認同。例如：跨性別女性是指出生時被指定為男性，但其性別認同為女性的人；跨性別男性是指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但其性別認同為男性的人。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面對不安

神必賜平安 保守你的心懷意念

舉凡對現狀感到不滿或不安，希望能以實際行動把狀況改善過來，變成心中所想的模式，這都是人之常情，一點也不為過；對性別不安的人，他們希望能作出改變，也是很自然的事。

《聖經》說，無論男女，都是神所創造的，每個人都同樣尊貴、有福。神不但給予人莫大的智慧和能力，更賦予人自由選擇的意志和能力，讓人可以自行決定去做或不做任何一件事。有時，人會做出對的選擇，也會做出錯的選擇；不過，所謂對錯，只是按當時環境而定，時間一過，情況或會逆轉，以致他日出現的後果，可能與預期所設定的不同。

神從來不會阻止人去選擇自己的路；然而，面對個人抉擇，當事人往往會陷入疑惑和迷思中，難以決定；而且，事情都總有正與反之間的多重利弊需要細意推敲，包括眼前可見的問題，以及可能出現

的連鎖後果。須知道，有些決定落實執行之後，情況都是不能逆轉的，再也無法回復先前的原狀。

《聖經·哥林多前書》10章23節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這就是神給人自由意志去作出選擇的意思，至於這些可行之事是否都有益處，就需再三衡量了。一個人陷在難以解決的困局當中，最需要的是得到身邊的人理解、支持和同行。當事人與支持者，都宜真誠謙卑面對問題，摒除固有成見，跳出既定框架，從「理智、自主」的層面分析，又從「尊嚴、感受」的角度尋找出路，必能有助作出恰當的選擇。

前面說，神從來不會阻止人去選擇自己的路，但神也會給迷惘的人一些方向指引。信神的人都知道，神一直就在人的身邊，祂會聆聽人所遇到的困惑；誰都可以藉著祈禱與神相交，也可以與知己、信徒、牧者商談，向摯愛的家人傾心吐意，坦誠面對問題。在

《聖經》的話語中，往往可以得著一些啟示和亮光，曉得如何更有信心走上自己選擇的路。

當然，人同樣也可以選擇不去依從這些指引，這正是神給人自由意志的可貴。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無論決定為何，最重要的是個人的心懷意念，必須是平安穩妥，不受疑慮困擾。

面對不安，我們總能找出「或這樣、或那樣」的解決方法。雖然，事情的發展怎樣，沒有人能百分百預知，但我們知道，「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章7節)所以，在按自由意志去作出任何選擇之時，心中是否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既能看出我們是否已領受神所賜的祝福，也能成為甄別「凡事都可行」中的哪一方方案可行與應行的安心指標。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聽 媽媽怎麼辦？ 兒子要變性

李女士(假名)回想小兒子童年時的模樣：眼睛圓圓，胖嘟嘟很可愛，他不擅運動，但也沒有女孩傾向，喜歡和哥哥穿上一樣的衣服，看來就是一個happy boy。不過，之後變得越來越沉靜，直至疫情期間，兒子發了一個電郵給媽媽，宣告自己想變性成為女孩。如今李女士看著兒子童年照片時，總是想：「為甚麼會變成這樣？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母：「是否愛他不夠？」

李女士的兒子今年23歲，雖說兒子「出櫃」時已經成年，但對母親來說仍然沒法接受。她對本報回憶當時的第一反應：「我不想接受這件事，隨即將電郵刪掉，我只是問他，我對他的愛是否不夠，以至讓他有種種的心理問題出現。」

後來兒子再當面向她表白心意，說自己喜歡成為一個女孩，也希望媽媽以後能以「她」和女孩子的英文名來稱呼他，李女士說當時自己的反應是「不行」、「接受不到」，表明自己不支持他變成一個女人。兒子看見媽媽哭著來回應他，知道媽媽很傷心，以後就不再提起。

李女士的丈夫在兒子9歲時急病去世，那時一家人剛回流香港兩年，爸爸過身後媽媽帶著兩個兒子返回加拿大生活。李女士指兒子很愛她，一直對她很體貼。「丈夫去世後他沒有再提爸爸的事，他這樣做是怕令我傷心。現在他不提變性也許是怕我難受，想等我慢慢接受。」

子：「不喜歡自己的身體」

媽媽不想提，兒子也不想刺激媽媽，但不代表變性的念頭消失，李女士指一些日常小事也會引發兒子內心的情緒：「他現在的頭髮比我的還要長，差不多去到腰部，早些時候我說他的頭髮太長太嚇人，他表現得很不高興，我問他留長頭髮是否為了『扮女孩』，他當下反應很大，說『自己不用扮，I am a girl (我是個女孩)』，我問他究竟想怎樣，他向我表態，希望我接納他去變性——讓他使用荷爾蒙。」說到這裡，李女士喉頭哽咽，好不容易才吐出「荷爾蒙」三個字。

李女士想更深入地了解兒子，當時克制情緒鎮定地問他想變性的原因，兒子說「不喜歡自己的身體，很想做女孩。」而這種感覺「在高中前已出現，到高中時最強烈。」李女士問兒子其他朋友是否如此，他說「並非人人如此，但有幾個是這樣。」兒子在疫情期間上大學，修讀電腦科學，但疫情過後再沒有回校上課，至今留在家裡3年，躲在房間上網打遊戲，兒子稱其中兩個一起打機的game友是正在使用荷爾蒙藥物的跨性別者。

雖然還未進行荷爾蒙的醫療過渡，但李女士觀察兒子可能暗地裡已進行變性的社會過渡。「我的鄰居有一天問我，是不是有親戚來了我家，因為看見一個女孩拖著我家的狗出外散步，我的反應是嚇了一跳，那顯然是我的兒子，難道他外出時表現出女性的姿態？他沒有穿著女裝，但日常說話時刻意壓低了聲線，和我頂嘴時說話的方式就像一個女孩，撥頭髮時也是這樣。他也許在日常生活中已當自己是一個女性。」

兄：「20年後變性很平常」

對於小兒子渴求變性，原來家中大兒子早已知道，李女士曾問大兒子為何不早點告訴她，大兒子反問：「為何要說？」因為這是弟弟的私隱，而哥哥也覺得這樣完全沒有問題，他的意見是：「現在同性戀是很平常的事，(變性)會不會被歧視？20年後大家看法都會改變，那就很平常了。」大兒子更勸媽媽用「她」和女性英文名字來稱呼弟弟。李女士曾經問過小兒子變性後怎樣面對其他人，小兒子表示自己早已想過：「這個世界不會喜歡我，我早有心理準備。」

小兒子曾經表示想去看心理醫生，李女士起初也認為是好事，但後來知道自2022年1月C-4法案通過後，正式禁止「迴轉治療」(conversion therapy)，輔導員不能改變一個人的性取向、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她心裡就忐忑不安。「有人說大部分孩子去看心理輔導，只是為了得到支持和認可，然後向父母證明變性的需要，我怕這樣做會加快了變性的進程。」

對於兒子現時不上學、不工作、不學車、不出外、不怎麼用錢的宅居生活，李女士心情矛盾，一方面她想兒子繼續學習裝備自己，又或打工自食其力；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他賺到錢會更快變性，而出去接觸社會，又不知會碰到甚麼人。「有朋友對我說，兒子那麼大不用理，放手就會成長，但事情不是想像那麼簡單，我擔心他出去不知會遇上甚麼人，留在家裡比外面安全，他需要別人的愛，我是唯一一個接納他的人。」

母：「不支持但仍然愛他」

李女士坦言起初知道兒子的事時，心情很差以至經常哭泣，而這不是一件能「告訴別人的普通事」，自己連對娘家的人和教會的弟兄姊妹都不敢說，害怕說出來別人不理解。「我有時很想在小組分享，希望有人為我祈禱，但始終不能做到；尚幸教會有一個姊妹和兩位教牧知道我的情況，有時有一、兩個人明白我的心路歷程，為我祈禱，我就很滿足了。」李女士更希望教會能教育會眾了解和面對這種問題。

兒子變性一事陷入膠著狀態，李女士現在的心情已稍為好轉，她相信神垂聽禱告：「感恩事情的進展沒有那麼快，我們也從來沒有為這事爭吵，我不想開僵了以後大家更沒有對話的機會。自從我信主後神改變了我，否則以我昔日的脾氣，可能一早便將他趕了出去，但現在我要用神的愛去愛他；我不支持他的決定，但我仍然愛他。」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在加拿大怎樣改變性別？

加拿大曾上榜2023年全球跨性別人士權益最佳國家，位列第三，其中一項甄選準則就是轉換性別的可行性。

加國三種方法改變性別

根據聯邦政府的資料，在加拿大可以通過三種方法改變自己的原有性別：

社會過渡 (socially transitioning)

社會過渡涉及通過社會層面的改變，向他人公開確認你的性別認同。這些改變可能包括改用新的名字、代名詞、穿著風格和行為舉止、用語音治療去改變聲音，以符合你的性別認同。

法律過渡 (legally transitioning)

在加拿大，任何人都可以申請更改聯邦證件上的性別標記，例如護照或公民證明書。此外，你還可以申請更改省級和地區級文件上的性別標記，如駕駛執照、出生證明和醫療卡。

醫療過渡 (medically transitioning)

醫療過渡包括使用醫療方法改變身體的性別特徵，以更能符合個人的性別認同，包括：

※ **青春期阻斷劑**：用來抑壓青春期的性徵，例如令原生男孩的聲音不會變沉，抑壓男性肌肉、陰莖、睪

丸等生長發展；又或令原生女孩的乳房停止生長，抑壓排卵、月經和陰道發育成熟。

※ **荷爾蒙療法**：荷爾蒙療法可以幫助發展出與性別認同相符的性徵，雌激素治療可以令人長出乳房，及有更豐碩的臀部；睪丸素治療則會令聲音沉厚，長出肌肉和鬍鬚。

※ **性別重置手術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針對跨性別男的包括聲帶手術、割除乳房、下身手術(移除陰部、生殖器官、子宮，製造陰莖等)；針對跨性別女的手術包括聲帶手術、下身手術(移除睪丸、生殖器官，製造外陰和陰道)。

歐洲停用青春期阻斷劑

加拿大政府在性別轉變上的政策，近年備受批評，特別是讓青少年在未成年以前擁有轉變性別的自決權。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庫The Aristotle Foundation for Public Policy在研究報告《加拿大、美國與歐洲未成年跨性別醫療政策比較》中指出，北歐和西歐國家現在推行比加拿大更保守的做法，瑞典和芬蘭已經放棄使用青

春期阻斷劑，兩國還限制16歲以下青少年不得使用荷爾蒙治療，以及未成年人不得為了變性而進行乳房切除手術。英國更在今年3月停止向有性別不安的兒童及青少年處方青春阻斷劑。

同樣地，加拿大境內不同省份也有不同做法，2024年2月，阿爾伯達省效法薩斯喀溫省和紐賓士域省，宣佈了新的政策：要求15歲及以下的兒童在學校更改姓名或代名詞，需徵得父母同意；在課堂上討論性別認同、性取向和性關係前，校方須先通知家長，並得到其同意；禁止未滿18歲者接受變性手術；禁止15歲以下青少年使用青春阻斷劑和荷爾蒙療法來變性。總理杜魯多為此譴責阿省省長史密斯(Danielle Smith)，認為她打擊「LGBT青少年」。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與性別不安的人同行



性別不安的感受究竟是怎樣的？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博士接受本報訪問時，以自己來作比喻，很多朋友都知道他天生色盲，不時會問他看不看到某些顏色，黃國維稱他盡量去解釋，但無論怎樣說，沒有色盲的人始終不會明白他的經歷，「這就像很多人不明白性別不安的感受」。

性別認同影響至大

黃國維在美國攻讀哲學博士時專門研究基督教倫理，涵蓋家庭、婚姻等範疇，他指出看性別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入手，他從神學和哲學的角度，對性別不安有這樣的分析：「性別認同其實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這影響到個人對自己的理解，以至怎樣與人交往，在神學上這是人性的核心。正因為性別認同對人這樣重要，所以當一個人自覺個人的性別認同和生理性別不吻合時，就會帶來性別不安，而解決困擾的方法，變性是其中一個選擇。有人易服，穿著異性的衣服來令自己沒有那麼難受；有人使用荷爾蒙，讓人見到自己的異性特徵，好像女性使用男性荷爾蒙來令自己長鬍鬚，這都是令自己好過一點的解決方法，也是人之常情。」

而這種困擾別人是沒法明白的，黃國維提醒社會上未曾經歷性別不安的人，首先要謙卑下來，不要急於評論，從理解的角度去看事情。「我們這些沒有性別不安的人，自然不能完全理解他們的感受，只會問為甚麼會這樣；但其實直至現在，很多研究都指出不能確定性別不安的成因，也許有一些相關因素（correlation），但並不是因果關係（causation）；我們總是喜歡尋找答案，背後的動機也許是求一個安心；又或是找一個原因來責難，尋找逆轉的方法。」

不離不棄仍然同行

不過，黃國維認為父母不能接受性別不安的子女變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父母不能接受子女變性，這是很大的張力，當初父母生了一個女兒，一直和她以女兒的方式來交往，然後有一天她變成了兒子，由於性別認同對關係很重要，父母很難接受是可以理解的，在張力中大家如何同行，以至怎樣能舒緩不安呢？」

黃國維並不鼓勵用入侵性、有傷害性的醫學干預來解決性別不安，他勸喻父母要陪伴當事人，聆聽他們的心聲，不要輕視他們的困擾，就算是不喜歡不認同他們的決定，也要與他們同行。「不認同子女的決定，不等於不愛他們。坦白說，一個人走到要用荷爾蒙做變性手術的地步，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對身體有影響，也要經歷漫長的痛苦，誰會想這樣傷害自己呢？」但黃國維亦同意，成年子女也許明白變性之後要承擔的後果，但加拿大社會開放，未成年的青少年究竟是否有足夠成熟程度去做決定呢？這亦值得商榷。

愛自己選最好的路

另一方面，黃國維也勸喻教會不要將人生複雜的事，將之簡單化地黑白二分。「真理不是黑白二分的標準答案，人生的路是困難的，一點也不簡單，在複雜的世界中做基督徒，真的要謙卑下來，放下假設，認真聆聽別人的難處，真理只在上帝身上，我們要思考上帝希望我們在群體中做甚麼，怎樣與痛苦的人同行。耶穌基督總是憐憫那些落在困難之中的人，擁抱這個狀態中的人。我們並不是要放下《聖經》真理，但能夠接納就成為一個開始，這樣人才有力量在上帝之前面對自己。」

對於性別不安的人，黃國維有這樣的話對他們說：「父母也許並不了解你們，也可能在說話上傷害了你們，但他們是愛你們的，你們也要嘗試理解父母為何有這樣的感受。你們也要愛自己，考慮用甚麼方法去面對自己的性別不安，在見不同的輔導員、醫生時，考慮甚麼是對自己最好。我也想和你們分享一點我對做人的看法：做人永遠都是活在矛盾和張力之中，願望和現實是有距離的，不是所有事都是暢順的，或許當性別不安的你們經歷困難時，在感受上固然十分難受，但即使做了不同的變性方法，是否就真的可以完全解決呢？我們能否接納這一種不安，與之共存？只要它的困擾不會大至傷害自己，這是否也是一種選擇呢？假如性別不安的你們是基督徒的話，要知道性別身份雖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身份其實是上帝的兒女，這才是我們面對困惑時的核心身份。」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

中神北美公開講座2024 | 在性別的矛盾中尋找和平

講員：中國神學研究院黃國維院長
日期：2024年11月7日 (Thursday)
時間：晚上8:00
地點：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C 9X9, Canada
合辦：中國神學研究院 |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附設國語傳譯

性別不安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一名去性別轉換的基督徒 Kyla Gillespie 曾在雜誌“Love is Moving”中撰文，描述自己性別不安的感覺：「當我長大到十幾歲和成年時，我的性別不安感越來越強烈。我覺得上帝讓我成為女性是個錯誤，人們已經當我是男孩子了，而我只想融入他們。我與這種內在的緊張關係鬥爭時感到筋疲力盡。30歲出頭時，我的不安感最嚴重，出門之前，我會花上幾小時找衣服，但是沒有一件衣服是我看來合適的，我無法掩飾女性的臀部和胸部。在大庭廣眾之下，我感覺每個人都當我是異類來盯著我，我厭倦了被人誤解，很想消失。」

Gillespie後來接受荷爾蒙治療變性成為跨性別

男，但發現仍然無法帶給自己期望中的釋放和平安，她感到無論看來多像男性也不能帶來滿足。變性6年後，她稱神藉著《聖經·詩篇》的經文來對她說話：「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139篇13至14節）。她相信神創造她為女性，必有祂美好的旨意，她最終選擇去性別轉換，重回女性的角色。「對我來說，活在上帝最初為我創造的性別中是一種信靠。」她坦言現在仍有不安的時刻，但「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中，我選擇憑信心而活，而不是被個人感覺所支配。」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欣賞時事加號影視及本文聆聽版。



精神科醫生：我這樣幫助跨性別者家庭



康貴華醫生

修復家庭關係

康貴華指目前輔導跨性別兒童及青少年的方法主要分為兩種，包括加拿大力主提倡的「性別確認護理」（Gender-affirming care），這方法主要是順應兒童的性別認同來幫助他們轉換性別，例如提供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和性別重置手術（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另一種則是「系統家庭治療」（System Family Therapy），這方法的目的是，與家人一同探討各種引致跨性別的後天家庭和環境因素，並嘗試幫助父母改變這些因素，然後觀察孩子的跨性別行為表現有沒有相應改變。這方法背後的信息是，當孩子出現問題時，往往只是反映家庭關係的失衡，假如能找到問題根源，便能對症下藥，這是一種以修復關係為主的關顧和輔導的模式。

至於加拿大禁用的「迴轉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康貴華也認為這種以改變性別認同為主要目標的治療並不成功，探索問題根源，看看孩子有甚麼困擾和需要更重要。他指出系統家庭治療還有一個好處是，給予父母一個知情選擇權（informed choice）。父母經過一番努力，修正問題的根源，期望子女能有相應的改變；若不成功，父母也有較大的心理準備，接納「性別確認護理」這個方法，以愛心與跨性別子女一生支援同行。康貴華相信面對子女性別不安，家庭關係的問題越早處理越好，青春前期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力更大。因此，他對前文約克區天主教教育局不讓父母知道讀小學的女兒正在轉變性別一事，感到極為荒謬：「孩子需要父母的愛，11歲怎可以沒有父母的支持？」

處理人生問題

康貴華坦言自己以往幫助過的跨性別青少年，就算是與父母修復了關係後，子女的性別認同或跨性別表現未必會有相應的改

香港精神科醫生康貴華行醫40年，他還記得當年出道時，醫學院的教授對他們說，每個病人都是你的老師，人人都是獨特不同的，醫生要用同理心去聆聽他們的人生故事，看看他們有甚麼掙扎和恐懼。康貴華幫助過不少跨性別者和他們的家庭，發現每個家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要處理的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變，但他表示父母不要灰心，因為現時亦有研究證明，性別不安會隨著年紀長大而慢慢減少，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就收納了一項最新發表的研究《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性別不滿意感發展》（Development of Gender Non-Contentednes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荷蘭的研究員展開了長達15年的追蹤調查，發現在青少年時期共有11%的被訪者自稱不滿自己的性別，但到了26歲時，該比例減少至4%。研究人員總結道：「性別不滿意感在早期青春較為常見，通常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少，並且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似乎與較差的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有關。」

當了精神科醫生40年，康貴華相信要以全人角度去看問題：「人生起起跌跌一定有，沒有性別不安的人也一樣有很多問題。面對性別不安的人，不要將變性視為避風港，看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我們還有許多人生問題要處理——學業、事業、人際關係、照顧自己等，也許還要醫治創傷，我們就由修復關係做起，父母用無條件的愛去接納包容，家庭就會開始改變。」

閱讀參考：

《女兒想做男孩·兒子想做女孩——從西方趨勢及本地故事看跨性別》香港心性教育協會

(blog.scs.org.hk/wp-content/uploads/2024/08/康醫_final-verison.pdf)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佳美腳蹤



宣教先鋒 翟輔民

曾福



鍾情中國 寧做中國人

中國教會的第一間宣教機構早於100年前成立，這差會與一位眼光遠大的宣道士翟輔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有極大關係。

翟輔民對中國情有獨鍾，他曾說：「若是神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做中國人。我祖籍英國，是神的旨意。」翟輔民原籍蘇格蘭，祖父母務農，生活敬虔，育有七子二女。翟輔民的父親，20歲就決定隻身遠渡重洋，到充滿機會的加拿大。憑著衝天幹勁和不同機遇，他成為富裕的商人，主要業務是多倫多最大的報章《環球報》。

翟輔民1873年生於多倫多，排行第二。父親忙於事業，不熱衷信仰，但母親篤信敬虔，對他影響深遠。1893年，受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影響，經過一段思考，最後決定要到當時混亂、落後的中國當宣道士；父親及兄長大力反對，甚至威脅要將他於家族中除名。然而，翟輔民已確定生命方向，不以榮華富貴為重，父親最後讓步。翟輔民隨即到宣信博士於紐約乃役（Nyack）開辦的聖經學院，經過三年的訓練，在1897年前往中國。

婉拒高職 出版《聖經報》

在廣西藤縣學習語文後，翟輔民到兩廣交界的梧州開展工作。他極其勤奮，很快就能說流利的廣東話。當時美國最大的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為發展亞洲市場，準備於香港開設辦公室，力邀翟輔民加入。雖再次發出聘書，而且薪酬倍增，翟輔民仍不為所動，他回覆說：「你們的薪酬福利真的很大，但工作實在太小了！」

翟輔民看為重大的工作，除了建立教會外，也包括了神學教育和文字工作。梧州建道聖經學院（「香港建道神學院」前身），由高樂弼醫生開始。高醫生回國後，即由翟輔民接手，擔任第二任院長。由於父親從事報業，翟輔民明白文字的潛力，亦有實際運作經驗，遂創辦了「宣道書局」，出版《聖經報》，將教學材料整理，向民眾派發。

《聖經報》自1913年面世，發行遍及全國，以至邊境及東南亞諸國，不但造就信徒，更為牧者提供支援，在傳揚福音及辯明真道上默默供應。文字工作容

易入不敷支，翟輔民全數負責。行政上來說，「宣道書局」是翟輔民的私人產業，但他卻視之為神的工作，全屬於教會。後來他更把繼承的豐厚財產，全部放在開展宣教工作上，在不同地方建立聖經學校及同工宿舍。

創辦盛事 省港培靈會

1922年，翟輔民與一群牧者創辦「省港培靈會」，演變成今天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是一年一度的盛事；疫情後更藉網絡科技，祝福全球華人教會。隨著廣西教會穩定發展，翟輔民開始關注東南亞及南洋地區的需要，不時探望，在不同地方建立教會。翟輔民鼓勵中國同工，參與宣教，打破宣教工作只屬西方教會的傳統思維。南洋諸國中，緊緊翟輔民心扉的是荷屬東印度群島（即今日的印尼）。1929年，在翟輔民的推動下，「中華國外佈道團」於香港成立，差派華人宣道士到荷屬東印度群島，是華人教會海外差傳的第一步！到1941年，該佈道團已有20位華人宣道士，連同120位各地本土同工在印尼、新畿內亞等地區的139所福音站、14所聖經學校中服務。

大事小事 看永恒價值

1931年，翟輔民離開中國，舉家移居印尼蘇拉維西島的望加錫（Makassar）。翟輔民自幼體弱，長期受心臟病、糖尿病困擾；但他意志堅強，自律甚嚴，一般四時起床，讀經禱告後就埋頭寫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翟輔民一家放棄撤回國的機會，留在印尼。1942年，一家三口被佔領印尼的日軍逮捕，其後三年半時間，輾轉被囚於不同的集中營。1945年7月29日，大雨滂沱，翟輔民病逝，享年72歲。

人生中甚麼是小事？甚麼是小事？我們窮一生精力追求的、建立的，到底是轉眼成空的小事，還是有永恆價值的大事？惟有重新與造物主結連，一切地上的追求都只會如煙逝去。翟輔民選擇了有永恆價值的大事，你又如何？請用本報決志表跟我們聯絡。☺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彩虹下的心聲

恢復腦傷前的記憶

隨著每天的康復，晶晶已漸漸恢復腦部受傷之前的記憶，只是在語言表達方面仍有限制。

在十多年前，紋身（tattoo）並不像今天那麼盛行，也不會有五花八門的圖案。當時仍在病中的晶晶，每次在公眾場所瞥見陌生人手臂上的紋身圖案時，總是不經意地流露出詫異的表情，當她指著別人手臂時，往往令場面非常尷尬。由於她的表達能力有限，所以經常要借助動作來跟我溝通；此刻在旁的我，為免對方誤會，惟有立即趨前充當「晶晶手語」的翻譯員——解釋太太對這個圖案甚感興趣，所以才會指指點點，亦趁機探問一下對方選擇這些圖案背後的原因，同時也向他分享我倆的故事，就這樣，將一個尷尬的場面轉化為彼此溝通，分享人生故事的契機。

影響說話表達能力

晶晶腦部受創之後，患上「失語症」（Aphasia），嚴重影響說話的表達能力。作為她貼身的看護者，其中一項職責就是，要徹底解讀她的心思意念（Read her mind），到底她想表達甚麼。多年來我盡量明白她的需要，學習用不同方法為她作即時翻譯員，包括採用圖像、帶她到超級市場和百貨公司等可以見到實物的地方，盡量滿足她的需要。

患病前，我們夫妻之間經常對話溝通，但今天再也不能完全倚賴言語，我只好學習以其他方法，幫助彼此了解。太太曾精通四種語言，包



括廣東話、普通話、上海話和英語，如今卻無法恢復昔日的說話能力，更遑論暢通無阻地互相傾訴；然而因著這個遺憾，促使我以忍耐和恩慈，開始學習用另類「不用對話」的語言來溝通，那就是「愛」！

「愛」就是共通語言

今天智能手機實在帶來旅遊上的方便，因為可以隨時提供即時語文翻譯的功能，解決語言溝通的障礙。回想當年我倆到意大利旅遊時，因為不懂意大利文，只有隨身帶備一本英語跟意大利文對照的日常對話小冊子，為的是在途中能與當地人溝通。有趣的是，在旅遊區服務的從業員，大都能操流利英語，我們急就章所學的意大利文，只在禮貌地彼此寒暄問候時才派上用場。

倘若人類都共用同一種語言，不但沒有溝通障礙，彼此還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這實在是無比理想，其實「愛」就是這種共通語言，「愛」可以修補人際關係，培養感情，哪怕無聲無語，只要有愛的交流，彼此都會滿足。《聖經》是神的話語，也是一本愛的百科全書，靠著恩典，我可以常常思想神的教導，學習用祂無私犧牲的愛去愛人。

《耶穌愛我》是一首在教會主日學小朋友常唱的兒童詩歌，當中歌詞道出：「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耶穌愛我，一生一世地愛著我，這個「愛」的應許，也就是我們的共通語言，毋須翻譯，只要用心感應，即可透徹領會。☺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即時翻譯員

李顯華

從「我哪裡有空」到「全時間事奉」

得了胃癌生命翻轉了

如果你一九八幾年在香港生活，又喜歡看電視，對於主持「香港早晨」的葉特生應該不陌生，很多早起的人，都喜歡看無線電視他主持的節目。

一次，他訪問喬宏，訪問完了，喬宏在節目中知道他也是信耶穌的，就邀請他參加香港藝人組織的「藝人之家」團契的聚會。他一揚頭，臉帶微笑帥帥地回答：「我哪裡有空？」

一段時間之後，我們聚會時他突然來了，只是頭上戴著帽子，因為他不幸得了胃癌，治療中頭髮掉光了；臉上的笑容，帥氣仍在，但加上了很多柔和。在治療中，聽說他四分之三的胃被切去，但生命保住了，翻轉了。和藝人之家的弟兄姊妹，到世界各地傳福音，最後更讀神學，離開了影視界，全時間服事，現在已按立為牧師在加州教會牧會。

跟殘障孩躺在地講神

今年我們西雅圖的教會辦特會，邀請他們夫婦領會。會中他分享，在香港服事時，一次他到一個政府的「居屋」傳福音，住在那裡的人，大多數都是經濟環境比較差的。敲門後，他聽到裡面有聲音，但沒有人開門，他有感動，既有聲音應該有人，繼續敲。過了一陣子，門開了，屋裡面黑呼呼的，門雖開了，但看不到開門的人。他站在門外，不知所措，「請問有人嗎？」聽到「嗚，嗚……」似乎從地上傳來聲音，他定了定神，發現開門的人躺在地上，是個行動不方便十幾歲的男孩子，對方不太能說話，只能發出些聲音，做個手勢，邀請他進去，他不知道進去能做甚麼，但不忍心走，看到孩子眼中渴望的眼神，他進去了！相信孩子一直孤單。

於是他站著，孩子躺在地上，他開始講「神」，然後他累了，蹲了下來，看到孩子願意聽，他索性也躺下來，就這樣，他們躺在地講了一個多將近兩個小時。從此之後，葉特生經常去看他，因為孩子不能清楚

地用語言表達，只能猜想他該是個有親人，但因身體上有難處，得不到關愛的孩子。後來葉特生到美國教會，就和他失去聯絡。

享受甚麼是真正的愛

感恩的是，很多年後，葉特生被香港一個專服事傷殘事工「迴聲谷」邀約領會時，一位同工雖行動不便，但非常親切地和葉特生打招呼，原來他就是當初躺在地聽福音的孩子，現在不但信主了，並且還能服事一些和他有一樣難處的人。

這次我們教會星期五、六、日，三天特會中，星期六下午，他們夫婦分享生命見證。葉牧師說，他們戀愛的時候，愛得不能沒有對方；師母說，但因不會處理，幾乎很快決定分開。感恩的是，靠著神的恩典，不但各自經歷身體上的難處，現在才真正的明白和享受甚麼是真正的愛。☺

喜樂婆婆的一片天

小金子